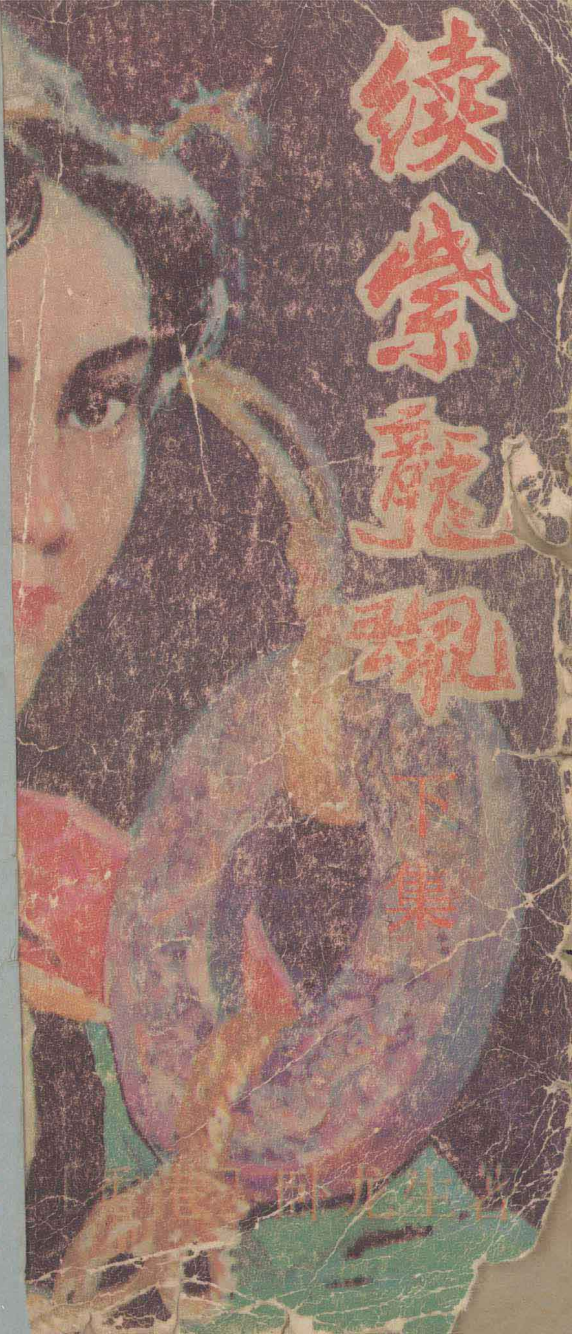


续紫袍

下集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续紫龙佩

(下 册)

卧龙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续紫龙佩

(上中下)

卧龙生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6 3/4 字数 595,000

1990年6月第1版

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2,000

ISBN7-5306-0521-6/I·446

定价: 12.00元

第十八章 绝岭惊魂

说也奇怪，那蛇衣怪女明在林中舞动宝剑，等麟儿和宝琉两人耸身跃入之后，林木中除了老树千嶂、绿竹四布之外，不但未见人影，连那金刚剑芒也欸然而杳，竟未留下丝毫影迹。宝琉不觉大奇，仰望长天，云蒸雾蔚，电闪金蛇，雨骤风狂，雷声大震，直是山崩海啸，地坼峰颓，鸱鸟怪人双双顿杳。三条阴山天蜈却还盘旋空际，麟儿撮口一哨，那天蜈立即飞低，却不肯马上降落。麟儿知道这一带正是迷宫重地，不由愕在当场。宝琉见他频竖剑眉，一脸困惑，芳心顿生怜恤，忙笑道：“你沉住气默察场中变化，此地离山峰之上想不太远，对手必有寄迹之处，既然他们口发狂言，只要能找到他们住所就可获致药物，既是成名人物，我相信他们决不自食其言。”麟儿见玉人软语低声，柔情款款，衣裾未干，了无怨色，不觉心中大为感动，忙强着玉人在大树底下换了衣服，又把她青丝挽好，然后就着风向和当场情形辨了方位，遂朝竹林之内走去。

说也奇怪，竹林中可以走人之处似乎四通八达，但曲折回转，绕来绕去，却又到了原来地方。麟儿忙砍了几株竹子将通道截断，阻住太乙迷宫之法，径朝东北直奔。这样，立即穿过了竹林。

云雾迷离中，山巅若隐若现，估计离所立之处尚有百丈高

下。四周围似乎响起一阵竹啸，尖锐刺耳，断断续续，相继传来。宝琉惊道：“弟弟，我们必须留神，对手可能又使用蛇攻之法。”麟儿也在注意这种厉啸，闻言笑道：“姊姊所猜不差，百粤蛮荒多弄蛇之士，他们制蛇之法就利用哨音。”宝琉不解道：“竹哨可以驱蛇，武林中确有这种传说，只是这道理使人费解罢了。”麟儿想了一想，忙笑答：“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每种动物都酷嗜或恐惧某类声音，毒蛇之类更为显著，只要训练得法，确可服兽驯蛇，古来公冶长能懂鸟语，说不定此处有位母冶长能懂蛇言，不过为我们所不识罢了！”宝琉见他信口胡诌，天真稚气，而眉目之间秀朗非凡，适才那颠鸾倒凤的情形又是那么顽强健壮，不由喜爱已极，遂抿嘴笑道：“瞧你长日里总离不开女人，连圣门高弟也给他配上一位母冶长，只是这位蛇衣怪女如揭去蛇皮，露出真面，那样子却如毒蛇一样丑恶，那时别说母冶长被你忘得干净，恐怕连公冶长也记不起来了……”陡听麟儿低喊：“噤声！”宝琉倾耳细听，除沙沙两声外，似乎还夹着鹅鸭争鸣，“咯咯呷呷”之声纷至沓来。

云蒸雾蔚里现出无数萤光贴地而至。地下衰草没胫，败叶残枝随处皆是，似有无数什物爬行地上，窸窣作响。

麟儿似被这等场面吸住心神，连背上双铙也拔取在手，那情形如临大敌。宝琉在旁提醒道：“紫龙玉佩妙用无穷，弟弟挂在颈边久未动用，何不取了出来配合灯光，利用玉佩的反光效能，幻成绚丽奇影以惊敌。”麟儿如命受教，立将玉佩取出。

就在此时，四周爬来之物已到跟前。

那是成千成万，各式各样的毒蛇，赤练、蝮蛇、龟壳花、红鳞锦蟒、青竹、铁线、百步、响尾，无一不备。刹那间，树枝竹上，草里崖头，都爬伏着这种怕人之物。红鳞锦蟒威势最盛，怪啸有类婴啼，还有那扁头圆身尾似螺丝的响尾蛇，振尾作响，其

声“脱脱”，与蟒嘶互成节奏，使人听了魄落魂惊，心如鹿撞，至为难受。宝琉臂上灯光和手上神剑都发出一种强烈光华。群蛇争鸣，盘身作势，都在俟机而动。铁线蛇何止千百，这种奇异毒物，长约七寸，身子不过筷子大小，头与尾一样粗细，使人极难辨认，全身乌黑，闪闪生光。此物不但奇毒，而且狡诈异常，攻人之时只需把身子一拱一弹，爬行跳跃，相辅而成，其迅无比，啗人之后，伤处即成黑肿，毒及神经，身如火炙，极短时间内立可致人死亡，简直无药可治。这东西不畏强光，竟越过群蛇，连爬带纵，围着麟儿宝琉四面包抄而至。

宝琉出语警告道：“麟弟弟，千万当心！速用掌风把此物攻势遏阻，否则群蛇得势，我和你绝难逃出它们的毒吻！”

突闻响尾蛇嘶嘶作啸，把头朝前一掠，四周的铁线蛇如闻号令一般，立把身子一弹，其疾如箭，纷纷朝两人身前扑来，在此同时，白雾之内，群蛇呵气为氛，往前直逼。毒蛇发威，雷雨交作，又陷身太乙迷宫之地，真使人骇目惊心，若非麟儿和宝琉，得立即身受其害。

“宝姊姊，助我一阵！”麟儿将双钹一扬，钹如两面铜镜，紫光缭绕，“锵锵”两声，响遏流云，猝然间，群蛇受惊，摆头后退，宝琉也将灯光朝着双钹照去，钹钹反光威势更盛，不多时，钹声震耳，罡风掠地，不但把群蛇吹得翻翻滚滚，而且光华极盛，使群蛇有目难睁。这时空中电光一闪，现出金蛇百丈，接着便是一声轰雷，直震得山岳皆鸣，天摇地动，蛇群受惊，往后直窜，一时秩序大乱。

太乙迷宫可以阻敌，但对蛇群亦发生迷乱作用，虽然乱冲乱撞，但绝非短时之内可以退完。

宝琉又复提醒麟儿道：“速把天蜈放出，趁此毒毙群蛇！”瓶盖一拔，天蜈复起，白雾之中立显出三蓬黄烟，蛇群沾染毒

气，立觉疼痛难忍，钻跳嘶嘶，乱成一片。麟儿笑道：“历来一物克制一物，也让那些喂蛇的人目睹胆寒！”

树林内突响起一声冷笑道：“此地漫山遍野尽是守山神蛇，再厉害的蜈蚣也难毒尽它们，你以为就能稳操胜算么？”发话的人不但语音冷峻无比，而且又潜踪不出，麟儿不由怒道：“你有种就大胆出来，不必藏头缩尾暗施诡计！”那人笑道：“你既有本事闯山，却连人也没法看到，岂不自愧？而且我们素无嫌隙，你来此地必有企图，绝岭山主岂是怕事的人？”麟儿宝琉尚未答言，身后突闻哼哼冷笑，这声音使人听去似觉阴森无比。那自称绝岭山主的人似乎带着惊愕的口吻道：“今日本山算是超越常情，上山的客人还真不少呢？”

“道友不必多疑，此子异常狂妄，冒犯武林长辈，人人侧目，路见不平，愿助一臂……”说话的人语音不高，但一字一句使人两耳如受重压。绝岭山主立作冷笑道：“凡未经准许，擅自闯山的武林过客，本山主一视同仁！”那人也冷峭地道：“这一点倒悉听尊便！本人也无意要求你另眼相看！”

约莫离开麟儿数箭之地，位朝绝岭西北，突响起一阵嗖嗖之声，似有人穿林而过，而且异常疾急。宝琉为探究竟，突举灯光，但见一道强烈光华朝着自己这边反射而回，照得一己颜面睁不开眼。宝琉芳心一怔，灯光团转，但那反光似乎跟定自己一般，不为稍动，这位俏丽美人知道遇了强敌，而且对方手上所持正是克制自己之物，忙收去灯光，套上蛟罩。麟儿低语道：“九顶山塔中之物正是琉姊姊灯光的克星，说不定业已出现了！”宝琉被他一语提醒，不由惊问：“你是说那几面盾牌么？”麟儿点点头：“这么说来，连几位老魔头也赶到这儿了。”林内哨声忽起。蛇群本朝后窜，又被天蜈用毒气一逼，死掉不少，那鸩鸟立又出现空中，因大雨不停，部分羽毛已湿，行动迟缓，但

天蜈遇着克星，也不敢再袭击蛇群，仅在麟儿顶上暂充护法。蛇群因天蜈威胁已除，哨音又起，遂不复窜，纷纷转回，依然把麟儿困住。那自称绝岭山主的人也不见出面，据当场情况判断，可能因为山中有武功极高的人窜入，正在着手追寻。人与蛇彼此僵持，互成对峙之局，所谓“绝岭漫山遍野到处是蛇”，确是一点不假。

宝琉低语麟儿：“踏梢飞行，蛇儿总不及我们快，到达山顶想必不难！”麟儿默察情势，闻言笑道：“因为竹叶青、蝮蛇、百步、牵丝之类，都能隐藏树梢，踏梢飞行，必中诡计，切不可为！”

“然而我们就这样被人困住么？四周都是蛇，如何举步？”

“说不定只好以毒攻毒！”麟儿答着，竟从袋中取出一物，那是一只金球，球上有柄，内有机括，乍看之下，好似小孩们所玩的摇鼓一般。宝琉跟着麟儿虽已不少时间，但此物倒是初见，不由抿嘴笑道：“几时又得了这么一只玩具？”麟儿微笑不答，手举金球，对着蛇群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响，球体中射出一蓬黄雾，朝着蛇群掠地吹去。红鳞锦蟒和响尾蛇适当其冲，口里身上不但沾上喷出的黄粉，而且还吸取了很多。宝琉静观其异。响尾和蟒蛇少说也有十条以上，突然间掉转头来，发出哈哈怪叫之音，蛇头一上一下不断起伏，蛇眼也显得通红，面对群蛇恍同仇敌，突然朝着它前面的蛇呵气如雾，接着长尾连扫，左右蛇群猝不及防，无意之间挨上一下，轻则受伤，重的则将脑袋打碎。须臾，蛇群之中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，那沾染毒粉的蛇类游身疾走，见蛇就咬，被咬的蛇也立受感染，还击之后又咬其它的蛇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蛇群竟似疯狂一般，红白青绿五颜六色，光怪陆离，在朦胧白雾之中约隐约现，蔚为奇观，有的蛇走了一阵后，大约毒性大发，痛不可忍，头部朝天

一举，糊里糊涂地往前直窜，撞着崖石树木碰得尾断头开，立即变为死蛇一条。宝琉这时也变得天真起来，回眸笑道：“你身上既然带着这种药物，为何不早拿了出来，弄得自己狼狈不堪？”麟儿悠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仅答了一句。“我已经把此物忘得一干二净了，适才不是蛇群复起，渺茫中突然现出一线希望，我还真的想不起来！”宝琉知道此物来历不常，遂也不拟再问。

蛇尸遍地皆是。就在一株高大的松树上突掠起一条人影，欹然而降，疾若流星。麟儿宝琉一看，又是那蛇女前来，落地之后立即咬牙切齿地恨道：“你们两人真是可恶极了，我们花了无数心血训练的蛇群，你却用药物把它们毒毙，这一来我们算是强仇大敌，你若不施药解救，我和哥哥必定用最厉害的手段对付你们！”麟儿闻言立时怔住，心说：“要解除这种独制毒药，可以说万分困难，昆仑冰海求药时，风雷僧就死在这种毒药之上，事隔两三年，想来犹有余悸，群蛇受毒，如何可解？”他怔立不言，蛇衣女以为他不加理睬，已怒不可遏，竟大声喝道：“狂徒，欺人太甚！”抬手一扬，空中发出一阵呜呜哨声，这原是山野之人一种联络竹哨。麟儿见她这种奇怪打扮，总想看看庐山真容，便把手臂一抬打出一根松枝，立将竹哨击落。蛇女气得怪啸连连，立拔出金刚王横手一挥，这是她全力搏击，勇猛非常。金刚王为神州五剑之一，又是麟儿枕边人使用之物，如何甘心被别人占有？他存心把宝剑夺回，遂把真气一沉，铍钹顺着剑路来势，暗用粘字诀，如影随形闪动身躯，而后把右钹一合，钹如电闪，声作龙吟，又猛又快，这种奇怪打法把蛇女吓得抽招不迭，罡风像潮水一般把对手项下蛇皮吹得向上一翻，颈部肌肤无意之间业已露出，显得皮色又白又嫩，肤光照人，和霞妹妹宝姊姊略无逊色，顿对这位美少女起了怜香惜玉之意，

遂减少了五成真力。蛇女趁势略转手腕，把宝剑一卷，黄光闪动，剑从钹中抽了出来，彼此谁也未被制住，赶紧抽招往斜刺里一横，蓄势以待。他们这种情形却被宝珑一一看在眼里，心说：“麟弟弟对待女人心太柔慈了！”蛇女二度进攻，她使用一种离奇古怪的剑法，把身子缩成一团，挥动宝剑疾攻下盘。麟弟弟只觉风生足下，剑气弥漫，由于金刚王剑锋太利，反光又强，别说被剑锋触及下腿不保，就是被剑上罡风所中也必受伤残，遂也不敢怠慢，用佛门双铙把全身护住，紧接着移筋缩骨，长似童婴，滴溜溜和蛇女大战起来。对方剑术奇诡，腕力又强，同时还怀有一种恶念，想用金刚王之锋利奇快把麟儿双铙击毁。伏魔钹招为铙钹僧秘传之法，以快疾稳变见长，内含粘崩砍砸四诀，加以麟儿牟尼身法和天运行功已臻出神入化之境，宝剑焉能伤他？不到二十招，蛇女躁进，用散光护身剑术连番直逼，陡见麟儿双钹上下一开，前身暴露无余。蛇女喝道：“试试这一招！”一股透骨寒风挟着强烈紫光直从麟儿胸口刺来。剑式变化出人意表，眼见麟儿非死即伤，把宝珑吓得魂飞魄散，振腕挥剑正待出手抢救。就在这间不容发之时，陡闻麟儿大笑道：“你上当了！”金光闪烁划成一道大弧，由下而上硬接硬挡，把对手宝剑震得几乎脱手飞去，但麟儿右手更是不闲，铙钹卷起一阵强风朝蛇女头上吹去，内家罡气非同凡可，蛇女原用蛇皮把自己头脸遮住，此刻却被罡风把皮罩揭开，对手真容已现。

“狂徒，你罪该万死！”蛇女抽剑后跃，一耸身拔地而起，把那被风吹去的蛇皮头罩赶忙捡了回来，攢眉怒眼立在当地。

所谓似人似怪的蛇衣女郎，竟是一位美艳少女。青丝及背，前发齐眉，粉脸天成，不加修饰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似带着磁性，红红的嘴唇，浅笑间微露又白又细的贝齿，极为

整齐悦目。麟儿不由暗中喝彩道：“这女子真可和霞妹妹宝姊姊一竞短长，偏生却弄得如此野性！假使和霞妹一道把臂谈心，月下盟誓，那有多好！”宝琉把手肘朝他身上重重地撞了一下，麟儿如梦初醒，俊脸通红，但玉人和蛇女业已搭上了话。

“我们这次上山，并无他意，不过想和贵兄妹讨点尸毒解药而已，按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，受伤的人都是我们的姊妹兄弟，如蒙惠赐感激无涯。”宝琉秉息事宁人之心，口气极为温和。那少女毫不思考，冷笑连声道：“你是说那百蛇胆液么”

宝琉怔了一怔，忙笑道：“我不知道贵兄妹所制何药能解这种奇毒，也许就是你所说的百蛇胆液！”那少女突然哈哈大笑，只笑得云鬓零乱，前伏后仰，蛇衣蛇裙襟飘袂举，不但把宝琉笑得心泛凉意，连麟儿也深觉莫名其妙起来。宝琉嗔道：“给与不给，其权在你，这有什么值得好笑！”蛇衣女把秀发掠了一掠，慢条斯理道：“你道不可笑么，我和你既无一面之识，又非故非亲，却来问我要药，还打死了神鸩，毒死了不少灵蛇，十年之内想把此山恢复旧观实不可能，这个仇，眼前我们就无法解决，还居然想要那百蛇胆液！这种药系由蛇胆制炼而成，死去的蛇数以万计，而且还采取名山大川珍贵药物，连胆汁浸制而成，多厉害的毒伤，只需半匙，立可起死回生，如能长期服用，且可永驻芳颜，我兄妹视此药如同性命，岂肯随便给人……”麟儿忙插口道：“我们求取一点儿，如把病人治愈以后，我甘愿给你报酬！”蛇女把双眸朝他一掠，眼中射出的光芒好似两把利剪，使人感觉冷气森森，猛可里，她又问道：“仇还未了，偏说酬报，我问你，你拿什么给我能抵偿这么珍贵的灵药？”宝琉心中一动，不觉笑道：“他身上珍品极多，兰实天露，神物利器，无一不是可遇而不可求，你能慷慨一点，必有善报。”少女冷冰冰

地哼了一声，似带着满脸不屑之状道：“为着想得人家的珍品，所以那些没廉耻的事你都能做得出来，居然还在此间振振有词，我真为你挂脸不住！”这无异于用一把利剑刺伤了宝琉的心，她抖颤着娇躯，那声音几乎是哭了出来，低咤道：“贱婢，蓄蛇害人，我和他不过中了蛇毒，也可说是堕你诡计，而今你却拿此责人，干脆，大家同归于尽吧！”不待语毕，立即挥动手中宝剑要和对手互拼生死。蛇衣女也不示弱，金刚王在空中划了一溜紫虹，对着轩辕剑一卷一绞。剑身上火花迸起丈余，乍离复合一阵锵锵，如龙吟凤哢。论内力，宝琉似较蛇女高出一筹，但她此刻被蛇女用话气昏，心不能静，真力不继，加以蛇女会使巧力，趁宝琉专注意用力之时，突骈两指往宝琉乳峰戳来。寒风一丝，其疾如箭，眼看就要触及。突闻麟儿怒咤道：“还不撒手！”震天价一声钹响，两道紫光如霞飞电掣，朝着宝剑当中狠狠就砸。蛇女如不撒招，一条右臂就得震断，但她急中生智，朗笑一声，笑似银铃，扭蛇腰，横右步，带剑疾卷，剑锋从麟儿腕底迅疾一绞，麟儿袖管竟被割破，骤惊之下，疾合双钹，煞风疾扬，把蛇女震退数步，但俊脸已被人家弄得通红。这时，他心中如五味瓶翻，酸甜苦辣样样都有，对方是位皓齿明眸的少女，就是战胜了她，甚至把她杀掉，别说不忍心，她也没有什么十恶不赦之处。正踌躇尴尬之际，身后突响起一声冷笑道：“自命武功不凡的英雄人物却变作断袖之人。”这话说得有点轻薄，使麟儿不免恼怒，但他耳目敏锐迥异常人，十步之内，风吹落叶犹可辨出，来人已在自己身后却听不出来，这岂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？忙暗中蓄满干劲，慢慢转回头来，迨把来人看清，不由惊异万分。

这又是一位服装奇特的人物。道冠前袍，肋下革囊，脚上鞋袜，无一不是蛇革所制，但颜色却是全黑，而且黑得发亮，来

人剑眉白脸，颌下却留着三丝长须，脸庞和少女有三分相似，面带笑容，初见倒使人并无恶感。他朝麟儿笑了一笑，渊渟岳峙静立身后。

麟儿把星眸一睁，两道逼人的光芒往前一掠，眼神和来者目光接触之后，那道者似暴吃一惊，因为麟儿目光如天上灿烂晨星，威棱逼人，足见内力之深，实非常人所及，这在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而言，实逾武林常规，但来人极具城府，仍装着若无其事。

少女娇唤一声：“哥哥，守山神蛇无端被暴客毒毙，你既出身相见，正好和他们理论一番，还有，他们在白云岩山阴洞里做出那些不可告人之事，却推说我们预谋陷害，不自检点，反咬一口，你说多气人……”她得理不饶人，说顺了口，话语和连珠炮一样滔滔不绝，尽情数说，把麟儿和宝琉真弄得无地自容，恼怒哭笑不得。

道者似乎存心解围，竟淡淡笑阻道：“他们都和你一样，过分年轻……”少女气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反是妹子招来不是了。”她把娇躯一扭就要走开。道者笑喝道：“蓉妹且慢，愚兄还有话说。”少女似笑非笑，一派天真神情，大眼睛眨了一眨道：“哥哥，你帮着外人，我不和你在一起了！”道人脸容一整，出口问道：“妹子，我们潜隐此山，曾出过什么誓言？”蛇衣少女似不曾防备兄长当着这么多的人有此一问，不由愕了一阵，才开口答道：“兄长和妹子虽然曾经说过，若能闯上此山，走出太乙迷宫的人，我们不但恕他鲁莽，而且还答应他的一切要求，但他们还未脱离迷宫畴范，这话焉能兑现？”

“但是妹子业以真相示人，这也是答应人家要求之一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和你说过的话如不能坦然承认，实践诺言，岂是丈夫行径？”这道人和妹子说话之时，一字一句，无不

表现得有长者之风，使麟儿深受感动，把适才那种厌恶之心一扫无余，遂恭谨答道：“此来宝山，无端冒犯，至感惭愧，贤兄妹如能稍释微嫌，宽恕小弟冒犯之罪，未来誓必力图报效。”语罢，还恭敬地深施一礼。

道人忙笑道：“山野之人，与世无争，小妹昔曾娇生惯养，颇为任性，又因为着昔日一句戏言，公子来山，多加阻挠，深有冒犯，贫道极感不安，就此谢罪！”语罢，竟稽首答礼。蛇衣少女把小嘴一撇，气道：“说来说去，无一不是打自己的嘴巴，绝岭规矩并非我个人所订，如果我徇情不管，那不知要担多大的不是，如今却把一切轻轻推在我的头上，该多气人！”她自言自语，越发显得娇憨可掬。道人笑了一笑，也未理睬，续朝麟儿道：“公子来此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

麟儿把和岷山结仇经过及姊弟们身中腐尸余毒的事约略一说，道人把眉头一皱，立又笑道：“我那百蛇胆液能解各式奇毒，只需服食一匙立可见效，只是公子已离山峰不远，何不入观小坐，贫道当赐胆液一瓶，绝不负公子所求便了！”麟儿闻言，觉得此人极为爽直，不特文质彬彬，而且做人处世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觉大喜过望，当下谢了又谢。

蛇衣女望着四周死去的蛇竟数以千计，不由大为伤感，怒道：“哥哥，你倒愿作好人，可我们全部心血却已损毁过半，且毒势犹在蔓延扩展，毒为人家所放，总不能眼睁睁地还让灵蛇续有死亡吧！”她满脸气愤，音调也说得极高，同时一双秀目不时朝麟儿扫掠，但当人家的眼光朝她回敬时，她又赶忙避开，这中间似乎含着某种微妙。本来，一个潜居深山的少女，对人生毫无阅历，也不懂得一般少女的矜持，所以如此，麟儿实没法付摸出来。少女所提更使麟儿没法回答，因为这种毒蛇的药末系扶桑姥姥特地赠给麟儿作为防身之用，蚩尤元雾粉本身

就无解药，叫他如何制止毒势蔓延？麟儿性子率真，不由吐露真情。

那道人先是一愕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蚩尤元雾粉？无怪会有这么奇毒！”少女凝望着她的哥哥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知道这药物的来历么？”道人立发觉自己失态，但犹漫不经意地笑道：“据江湖传言，阴山派得蚩尤宝笈，武功绝顶，从它这种特殊名称也可想像得来。”少女把脸庞一绷，恨声道：“身藏这种鬼药，哪还有什么好人？”语罢却又望了麟儿一眼，还看了一看他身旁的宝琉，脸上表情也说不上是嗔是喜。道人忙含笑喝道：“蓉妹年龄业已不小，怎的还这等口没遮拦，岂不让公子们见了笑话？”为阻止蛇女顶嘴，他立朝麟儿打了一个稽首，并道：“药在观中，就请移玉。”道者躬身肃客，麟儿爽朗一笑，坚请道者前导，这位蛇服异人遂也不再谦让，含笑领前。

这时，雷雨已停，蛇衣道者携着麟儿等人穿过一处树林之中，却指着地上的死蛇笑道：“阴山派这种毒药确属非凡，一蛇沾染，群蛇受感，毒性能生生不息，蔓延不止，贫道担心死去的蛇余毒难净，无法处理。”麟儿不由大急，俊脸通红，问道：“然则道长那些未伤的蛇不知能否幸免？如果余毒蔓延不止，则小生真是罪深孽重。”蛇女嗔道：“你冒里冒失，本来就该死嘛！不是哥哥心慈，我饶了你们才怪！”但她这时的语音虽然犹有余愠，却远不如初见面时那等野性。道者忙用话语岔开，边走边道：“此处地形特殊，又多云雨，长年雾掩全山，极具隐秘之效，加以贫道幼习奇门之术，遂利用天然地形，又复略加整理，不是贫道夸口，擅入此山者，不是迷途难返，便是被灵蛇惊退，甚或自取灭亡，十余年来，除开公子，真无人敢入雷池一步，而今公子施用毒药，灵蛇虽然大部受伤，但我已将岭上的蛇用哨音制止，不再下山，山下的蛇被药力困住，已成最后挣扎，也不

能上山，目前山腰一带死蛇遍野，但本山经常大雨不息，山洪一冲，死蛇留诸崖底洼地，待其尸体腐烂，余毒入土，据我想来，也无大碍了！”

宝琉见他滔滔不绝，不由暗中赞服道：“此人见事极明，思路敏捷，如若有心为恶，却是一位极厉害的敌人，倒是他的妹子率直天真，一派少女娇憨情形，倒还易于对付，麟弟为人涉世不深，最易被骗，有便之时需予在旁提醒一二。”她暗中捻了麟儿一把，回顾间立向他施展眼色，麟儿不免大疑，却又不便动问。

道人经行之地有时使人意想不到，蒙蒙白雾中，明是一块岩石挡道，但他却从石隙中钻来钻去，岩石中空，曲折回旋，却毫不费力地对穿而过。山上杂树丛生，几至不能通行，道人却把袍袖一展，蛇革震风呼呼作啸，平地拔起两三丈，竟朝浓枝密叶中穿行。各式各样的毒蛇潜伏树间，发出各种啸声，但道人恍如未觉，有时还抓着蛇头，如利用悬挂树枝的绳索一般，就势往前把身子一送，又突地松手，随意捞取可以悬身之物，复连环使用前法，往前飞驶奇快无比。这对麟儿尚无威胁，他不敢抓蛇，但利用师门凌虚飞渡之术轻飘飘地往前掠过。宝琉武艺虽高，但她生性怕蛇，飞越之时，不少毒蛇却把身子往前一伸，张嘴吐舌，把这位绝世美人吓得玉容骤变，冷汗浸淫，虽未叫出声来，那狼狈之状却至为可笑。蛇女就在她的身后，有时和她走个并肩，一见宝琉这等情景，不时冷笑一声，立即出语讽刺道：“怎么啦，武功这么高的人却还怕蛇？我真为你惭愧呢。”宝琉素来端庄稳重，却不和她计较这些，有时还笑上一笑，久之，蛇女似也颇受感动，拣那大蛇肆虐的当儿，迅速地朝蛇一挡，或故意用手把蛇头握住，笑道：“灵蛇，你乖，多咬恶人，遇上野鸡蛋时，我让你多吃几个。”虽说人蛇语言不通，但

十有八九，握住的蛇必发出种种怪啸，状极亲昵。宝琉不由暗里称奇，心说：“这丫头，与蛇为伍，习以为乐，染上这种特殊性格岂不腻人？”忽闻娇笑一声，蛇女一手握着蛇头，右手却把宝琉臂膀抓住，身子悬在一段横伸的松枝下，戏谑道：“你胆小畏蛇，据我所见，蛇却比人善良多了，来，摸它一下，冰凉滑腻，天气酷暑时手不生汗，不信，不妨一试！”她抓着的正是一条红鳞锦蟒，全身鳞甲闪光，张口吐信，恶毒绝伦，把宝琉吓得全身发软，只好央告道：“快别恶作剧，给它咬上一口，哪还有命！”语罢把肩膀一摆，正待挣脱，少女却骤然松手，两人从高约两丈之处落了下来，少女意似不悦，微愠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我真恨你！”宝琉对她实在无可奈何，只好正色相劝道：“蛇性属阴，一般说来，为人类大敌，妹子姿容绝世，武功谈吐无一不逗人喜爱，偏生嗜蛇，这习癖为常人所不喜，何不离开此山行道江湖，步入正轨，与世人多多接近，岂不胜似日与群蛇为伍么？”蛇衣少女立笑得花枝招展道：“据我看，你还是少卖劝世文，青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要我不喜灵蛇，和我要求你与季姓少年互相离开一样苦恼！”不待话毕，宝琉立把粉脸一沉，皱眉道：“人与蛇毕竟两样，如把夫妇关系看作人与蛇处，岂不是人兽不分？那还成为什么世界？你这么一位聪明绝顶的人怎么说出这等话来？看来，我和麟弟深入此山，纵能把药取到，却遇上你这样的人，也是毕生憾事，先圣有言，鸟兽不可与同群，何况人与蛇处？”偏怪，少女竟毫不为忤，反嘻嘻笑道：“干嘛这么激动逞口骂人？饲养动物也并非什么坏事，否则，豢猫畜狗，养牛喂猪，照你说来，都是罪过了？以你这等小姐习性，只能让那位公子哥儿把你藏之金屋，作为香花供养，谈跑江湖，必需精通百艺，绝不能囿于俗见，否则险阻必多。”语声一顿。只听得宝琉芳心一惊，暗说：“这妮子倒不可小觑，否则，就